

从马尾弦上流下来的歌 ——读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

舒 枰

对于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的文学，对于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当代文学，由于地域和文化上的相对距离的隔绝，也许我们会觉得很陌生，我们甚至不很清楚在那鄂尔多斯草原的深处，在那绵绵的大青山的脚下，中国当代文学在那里是怎样走出自己曲折历程的。于是，在读到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出版）中展示的燕山以北的地域文学概貌，犹如听娓娓的“从马尾弦上流下来的歌”（戈非语），给人的感觉是尽管地域和地域在文化上是如此地差异，但是，民族和民族在情感上的交融竟是如此接近。关于内蒙古当代文学，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作者对这一地域文学的界定为：“指的是内蒙古境内的各民族文学，其中以蒙古族文学为主，包括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学”。而“蒙古族文学”是指整个蒙古民族的文学，其中虽以内蒙古地区的“蒙古民族文学”为主，但也包括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蒙古民族文学。简言之，“内蒙古文学是地域性文学，蒙古族文学则是该民族的文学。”确实，从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一书看，作为祖国社会主义新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内蒙古文学，它和全国的文学共节拍，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，共同的性质，面临着共同的时代大环境，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，并以它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宝库，为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。

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一书反映出当代内蒙古文学首先是爱国主义的文学。例如，在《我是一》中，我的同胞满族诗人戈非如此袒露着自己炽热的胸堂：“我是一”，“不是生锈的一枚铜币”，“阳光下

有我的一个位置/确定无疑”，“我感谢春雨/心甘情愿/于是我也化作圆润的一滴/带着天上的信息/落在大地上/我是一片生机/酿造花香/谱写鸟语/润色清风/雕刻连漪/甚至在赭石色的缝隙/也有我题的滴翠的诗句”，“我洗涤空气/净化呼”像这样的热情洋溢的诗句，怎不使人想起汉族诗人郭小川。从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一书反映的概况来看，像这样的充满对祖国的热爱，对山川土地人民放声讴歌的创作，汉族人民的文学和内蒙古人民的文学，是共通共融殊途同归的。

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一书反映出当代内蒙古文学又是蒙古民族的文学。像玛拉沁夫、张长弓、照日格巴图的小说，像安柯钦夫的散文。读安柯钦夫的散文，你会被他作品中广博的历史知识，优美的民间传说所征服。无论是写天山南北，还是写雪域高原，无论是写河套平川，还是写锡林郭勒草原，作者都是以一种沉浸在民族命运热切关注的心绪中，以对于民族现状和民族历史的深入考察，从而衷心赞美伟大而古老的蒙古民族的感情来构思作品。这种心绪和感情是像草原上的马头琴和蒙古长调一般自然、淳朴地从心底流淌。像这些，都在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一书中得到准确的评价。蒙古民族特有的地域文化的气息，在内蒙古当代文学中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。汉族人民的文学和内蒙古人民的文学，是又有着许多不同，鲜明的民族性，是内蒙古当代文学的一个闪光的特点。

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作为一部当代的地域文学史著，该书依照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戏剧、电影文学等的创作来分类，再依作者的个人创作作为线索，以文带史，点面结合地鸟瞰博大宽广的

内蒙古大草原上的50年间的文学脉络,展示出一地一域一方水土养育下的文学史画卷。作为对内蒙古当代文学的概略的观照,像纳·赛音朝克图、巴·布林贝赫、安谧、其木德道尔吉、贾漫等诗人的创作和生平;像玛拉沁夫、敖德斯尔、冯苓植、汪泽成、温小钰、邓九刚、路远等人的小说创作;像许琪、安柯钦夫、张永昌、王平等人的散文创作;像戏剧、电影文学方面的创作,都被是书一一详略得当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。读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,你会赫然感到,内蒙古当代文学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进程是同呼吸共命运的。

因此,你会饶有兴趣地读到,内蒙古当代文学史上,既有内蒙古民族欢庆解放时的高亢之声,也有大跃进时代的全民写诗的狂热和豪壮;既有欢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再度辉煌和仓促的创作,也有沉淀着历史文化精华的力作。作为地域性的断代文学史,是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没有回避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十年“文革”时代的创作历程,没有将这些时代的创作打入另类而有意回避,而是作为文学的河流上的一段险滩一湾深潭一种存在,直面对着来史实如实道来,包括它们造成的心灵扭曲和对文学传承的伤害,包括这些特殊时期所产生的平庸之作。也许正是这种直面历史的叙述方法,更增添了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作为文学史的价值。也许,正是这一特定时代文学创作的局促和逼仄,内蒙古当代文学在其后的“新时期十年”中,才会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进程一样,勃发出欢快的生机。

当然,读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这样独特地域

的文学史著,使人心灵震撼的是内中折射出的内蒙古民族文学深厚的素材,像《心中的画》中展现的气势美:“俯瞰眼下绵延的群山,千重万重,一直和很远很远的白云相联;远山青苍紫黑,映衬着受阳光照染的部分,仿佛用纯金铸成。飞行的云朵投射幽蓝、幽蓝的暗影,烟似的潮似的没过这个峰尖,投向那个浪谷,清晰地凸现峡谷里村落、蒙古包、散漫的牛羊……”(许淇)边地山水风物在作家笔下的奇丽,是能够感受的。

但是,除了人文景观以外,汉族文学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文学创作的影响、“蒙古族文学”与整个蒙古民族的文学的脉络,在该书中没有详尽地得到揭示,这包括以内蒙古地区的“蒙古族文学”为主的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蒙古民族文学。一个民族一个地域,尤其像是内蒙古这样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文学创作,一定有它独特的文化传承,这包括主流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对它的影响,这包括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遗传密码。这种交融和高标、影响和反射的历史过程,也是这一民族文学独特的发展过程。读者都会在心底希望读到民族对民族的文化关联,希望读到其他地域与群山草原戈壁的文化差异的由来,内蒙古草原上的文学受其他民族文学影响的价值,蒙古族文学为主整个内蒙古文学独立的文化心态、文人心态、文化内涵的民族文化历史演进,在《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》一书中没有能够很深刻地揭示出来。这些,或许是是书一个尚未解决的遗憾。